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四回 司馬施銅刑懼佞 偃王賜國寶愚奸

詩曰： 盡道小人奸狡，偏予獨笑他癡。日向利名尋死路，昏昏認作便宜。不得希賢希聖，自甘為魅為魑。 伎倆竿頭進步，機關雪裡埋屍，一旦奸雄都使盡，憑誰保骨留皮？回想從前富貴，可憐能幾何時！——調寄《何滿子》

話說段達自受了麻叔謀的賄賂，便不管好歹，倒將那些告御狀的百姓，每人痛打四十，押回原籍問罪。可憐眾百姓有屈難申，只是叫天叫地的啼哭，一路上也不知死了多少。麻叔謀聞知此信，大喜道：「處得痛快！」心下一發沒有忌憚。遂日夜叫陶榔兒去偷孩子。陶榔兒先還暗暗去偷，後來得了志，竟明明搶劫，毫不在意。一邊偷來，便一邊蒸熟去獻。舊時的骨骸還掩藏了，恐人看見；如今竟四下亂投，全不駭怕。眾百姓無可奈何，只得家家打一個木櫃，把孩子鎖在中間，大家圍繞看守，保得一日無事，便舉家歡喜，眾親皆來慶賀。若稍疏虞，就被偷去，百姓們苦莫能言。打聽得令狐達為人耿直，只得約齊了眾人，來見令狐達，將這些苦楚下情，細細哭訴一番，求他轉達勸止。

令狐達見了，甚是不忍，因說道：「這事情我盡知道，時常相勸，他哪裡肯聽！除非上疏奏明，又恐怕傷了同官體面。今既到這個田地，也說不得了！你們好好回去，我明日即上本替你們鳴冤。」眾百姓大喜，拜謝退出。卻說吏狐達真寫了一道表文，細細開列麻叔謀的過惡。叫人暗暗齎到東京呈上。誰想段達受了賄賂，竟高高擱起，並不奏聞。令狐達等不見消息，遂一連上了三疏，就如石投水中，全沒有影響；欲要到京面奏，卻又不敢離任。心下又氣又惱，遂暗暗叫人將小孩子的骨骸，收藏在一處，以為後日證見。正是：

九重一有私人蔽，便似天閭叫不開。

收骨且留功罪案，待他不幸一齊來。

按下令狐達收藏骸骨不題。卻說這條河道挖至睢陽界口，若要一直掘去，就連城廓人民都要掘壞；若要迴護此城，便要迂迴二十里路。麻叔謀倚著聖旨在上，哪管什麼人民，竟一直定了界樁，剛剛從城心中挖過。慌得滿城百姓兒啼女哭，那縣官員又不敢稟。城中豪富之家，聞知麻叔謀殘忍而貪，大家遂共湊了三千兩金子送他，要迴護此城，只恨無個進路，卻說麻叔謀一日正催督丁夫，忽左右報導：「前邊大林子中，有一所古墓攔路，不敢輕挖，乞鈞旨定奪。」麻叔謀親自來看，只見墓旁立著一碑，上鐫著：「宋司馬華元之墓」。麻叔謀道：「亡國之臣，管他做什！」遂叫丁夫挖去。才挖得七八尺深，便是一間白屋。屋中有漆燈明亮，照見裡面的棺槨帳幔都宛然如新。麻叔謀驚訝道：「宋到如今，二千餘年，如何還不爛壞？」忽一陣風來，再看時，早已化成灰燼，只有正中間帆四方一件東西，挺然不壞。麻叔謀忙走到面前去看，原來是一個小石碑兒，上有兩行石銘，說道：

睢陽土地高，竹木可為塚。

若也不迴避，奉贈二金刀。

麻叔謀看了道：「這都是惑人的詐言，何足深信，可盡情挖去。」眾丁夫一齊動手，不多時，將一間白屋竟挖成了一條河路，相去睢陽城只有十數里。此時日已黃昏，麻叔謀還要催督人夫連夜挖去。忽然一陣麻木，渾身因倦起來，慌忙退回營中去歇息。到了床上，還不曾合眼只見一個使者，綠衣花帽，忙走將來說道：「大王在殿上立召將軍，有事商議。」麻叔謀恍惚之中，不知所以，只得起身隨他前去。忽到一處，宮殿巍巍，儼然一王者之居。那使者竟將麻叔謀領到殿前，麻叔謀抬頭一看，只殿上早有一人坐在中間。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面方耳大，眼細眉長。一雙手長垂過膝，三縷髯低壓過臍。眸子飛日月之光，肩臂聳虎龍之勢。衣袂龍之絳綃，非王即帝；戴進賢之冠冕，乃聖乃神。

麻叔謀見威儀嚴肅，不敢環視，慌忙拜伏於地。那王者亦起身答禮。麻叔謀拜罷，那王者說道：「寡人乃春秋時宋國襄公，奉上帝之命，坐鎮此土，已經二千年矣。今汝主為游佚開河，便要挖傷城郭，寡人不得不為民守護，故請將軍來商議。若能保全此城，則滿城老小皆荷將軍之厚德矣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此事乃皇上之命，小臣不過奉旨效力，怎敢擅移河道？」襄公道：「就是護城，亦非寡人私意。蓋因上帝有命，此地五百年後當篤生五者，建萬世之業，豈可因一人荒佚遊樂之故，倒把一條真正龍脈穿鑿壞了。」麻叔謀道：「大王為五百年後王者，便要迴護城池；當今天子之命，卻教小臣休以違背！」

正說汝了，忽見左右報大司馬華元要進見。襄公叫宣。不多時，左右引入一人，身穿紫羅袍，頭戴金襴冠，生得龍眉廣額，須卷如虬，面貌十分兇惡。參拜過襄公，便指著麻叔謀問道：「此何人也？」襄公道：「此乃阿摩差來開河的麻都護，司馬可與相見。」麻叔謀便要上前施禮，華元全然不睬。轉身對襄公說道：「臣聞此人乃奸佞之徒，不當加以禮貌。」襄公道：「寡人因要他迴護城池，故屈體相待。」華元道：「護城之事，他曾允否？」襄公道：「寡人再三致上帝之命，他只是推辭不允。」華元道：「臣原曉得他乃愚昧之人，只知貪財好利，虐害小民，哪裡知上帝之命。主上只該嚴刑重法，痛加拷打，他才知懼；若以禮相待，他一發狂妄起來。」襄公點首道：「司馬之言有理。」因問道：「拷打刑法，不知何者最苦？」華元道：「他刑雖重，俱只傷得皮膚。此人心術不正，當以銅汁燒溶，從口中灌入，叫他腸胃俱爛，此為第一。」襄公依允，遂傳旨道：「眾武士何在？」只見階出擁出兩班武士。怎生打扮？

柳綠巾巾抹額，茜紅短襖隨身。黃金罩甲起魚鱗，挺帶腰間束緊。 惡剎不殊厲鬼，猙獰好似兇神。一聲吆喝便拿人，皮骨盡成齏粉。

眾武士一齊出來稟道：「大王有何使令？」襄公道：「麻叔謀不遵上帝敕命，汝等可將銅汁燒化，灌他腸胃。」眾武士齊吆喝一聲領旨，遂一陣跑上殿來，將麻叔謀不由分說橫抱倒曳的扯下階去，把衣冠先剝一個乾淨，下邊只存一條褲子遮體。又將徑寸粗的麻索將他綁在鐵柱之上，拿一把大鐵勺，將銅汁燒得沸滾，一個武士拿起來，就要往麻叔謀口中直灌。嚇得麻叔謀魂飛魄散，就如殺豬一般，連聲吆喝道：「大王饒命，願保城池。」眾武士哪裡管他死活，見他叫得緊兜嘴，便是兩掌。還虧襄公道：「且住，聽他叫些什麼？」眾人稟道：「他叫道『饒命，願保城池』。」襄公道：「他既願保城池，且放他轉來。」眾武士領旨，方才把繩子解了。麻叔謀掙得起來，渾身上下早已綁得麻麻木木，半晌行動不得。襄公又叫將衣冠還他。麻叔謀雖穿了衣服，然心膽俱已嚇碎。走上殿來，哪裡還敢之乎者也！稱陛下，道微臣，竟直直的跪在地下說道：「情願迴護城池，只望大王饒命。」華元看了笑道：「這樣愚人，只等刑法臨身，方才駭怕。」襄公道：「既肯迴護地脈，也就罷了。」隨叫請起。

麻叔謀走起來，慌慌張張，便要辭出。襄公道：「你既肯護城，便是有功之人，當賜你黃金三千兩。若再執迷不悟，下次拿來，性命不能保矣。」隨叫前使者照舊送出。麻叔謀因心慌膽怯，只要脫身，哪裡敢細問，連聲喏喏而退。及走到外面，心漸漸放了，便想道：「明明許我三千兩金子，如今卻在哪裡？」因問使者道：「方才大王說的金子，想是叫你拿著。」使者笑道：「誰拿金子？」麻叔謀說道：「方才大王明明說，當賜黃金三千兩，如何賴得沒有？」使者又笑道：「將軍不要忙，這金子有個下落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有下落卻在何處？」使者道：「都在睢陽百姓家，明日就有人來獻。」麻叔謀道：「百姓獻的，如何當得大王人情？」使者道：「這叫做陰注陽受，因陰間注定了，陽間才有人送來。」

麻叔謀猶不醒悟，還只管金子長，金子短的絮聒。使者道：「將軍且不要問金子，那些武士又來拿了。」麻叔謀聽見武士來拿，又吃了一驚。猛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夢雖醒了，形神顏色，自覺憔悴了一半。癡癡呆呆過了一夜，到次早方才起來，只見家奴黃金窟帶領著兩個人，抬了兩個油壇，悄悄的走到面前說道：「這二人乃睢陽城中百姓，恐挖河傷損城池，合城豪富之民，只有一百八十戶，共湊了黃金三千兩，情願獻與老爺，求老爺開恩迴護此城。小人不敢自專，故引這兩個為首的來見老爺。」那兩個

百姓跪在地下，慌忙磕頭說道：「求老爺天恩，救合城的性命。」麻叔謀心下驚訝道：「果有三千兩金子，則昨夜之夢，不可不信。」想起夢來又怕，見了金子又喜，不由他不要保護城池。因對二人說道：「為你們要安居，倒叫我違背聖旨。我若不依，又說我執法，如今往西南穿去罷，只是造化了合城的百姓。」那兩個百姓聽見肯了，便連連磕頭道：「蒙老爺天恩，真是代陰功。」麻叔謀道：「依便依了你們，只是不許在外面胡講！快去罷！」兩個百姓道：「蒙老爺厚恩，感佩不盡，還敢講些什麼！」遂叩頭而出。麻叔謀見百姓去了，遂叫黃金窟將黃金一壇一壇的拿進裡面。打開一看，果然是：

累累赤氣驚貪眼，耀耀精光動欲心。

試問古來名利客，幾人到此不情深。

麻叔謀既受了黃金，遂傳令將睢陽城中的界椿拔去，卻將河道改往西南轉轉折折而掘，只掘過了劉趙村，方才照舊向東挖去。這一透迤，足遠了有二十餘里。令狐達見麻叔謀改移了河道，又聞知受民間黃金，心下恨怒不過，又寫了一道奏疏，叫人去上。怎奈段達把持定了，半字兒也不能到場帝面前。麻叔謀曉得了，一發放肆起來。一路上橫行無忌，並不將令狐達放在心上。一日挖到彭城地方，又有一座大墳攔路，四週松柏森森，十分茂盛。麻叔謀看了，隨叫鄉民來問道：「這是何人的墳墓？」鄉民道：「遠近相傳，都叫他做偃王墓，但不知是何代帝王。」麻叔謀道：「自周漢以來，並沒有什麼偃王，想是分封的親王了。不要管它，可盡力掘去。」眾丁夫得令，一齊動手。才掘下去三四尺，便挖不動。麻叔謀道：「一個泥土之地，又無石塊，如何挖不動？再不不用力的，搗打四十。」

眾人聽說要打，便大家沒性命的舉起鐵錐，往下亂築。不築猶可，築狠了，只聽得下面錚錚有聲。大家慌忙住手觀看，原來是一所生鐵鑄成的墳墓，十分堅固，任百般錐打，毫莫能動。麻叔謀看了道：「你們不要亂打，雖是生鐵鑄成，也須有門；尋着了門，更容易打了。」眾人沿著鐵墓挖將下去，向東南角上，果然露出兩扇石門。用手推時，裡面卻關得緊緊。眾人便要將鐵錐去錐打，麻叔謀忽想起大金仙的石墓，百般錐打，俱不能開，後來還是以禮拜求，方才開了。今又見是一所鐵墓，料不是尋常陵寢，必定有幾分神氣，錐打必定無用。遂叱退了眾人，獨自一個走到墓前來看。看了一會，沒法區處，只得朝著墓門深深一揖，禱祝道：「我麻叔謀奉旨開河，路遇仙塋，不能前進。伏乞尊神降鑒，此乃朝廷之事，開放墓門，容某別選高原，遷葬遺蛻，庶為兩便。」禱祝罷，忽見兩扇石門輕輕閃開。麻叔謀滿心歡喜，往裡一看，只見內中天光雲影，朗然透亮，不似墓中景象。遂舉步走將進去。卻也作怪，才走進去，那扇門兒，早依然關上，跟隨眾人。見麻叔謀拜開了墓門，走將進去，忙來跟時，墓門已閉上多時。眾人慌做一團，說道：「明明兩扇石門開了，怎麼老爺才走進去，卻又閉上？這分明是被鬼迷了，青天白日，如何有這樣靈鬼？這進去，多凶少吉，怎生區處？」也有用錐擊打門的也有用石頭撞墓的，大家亂做一堆不題。

卻說麻叔謀進得墓門，四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墳墓，卻是一條白石砌成的大路，兩邊都種著絕高的杉樹，樹外便是粉牆圍繞。往前望去，隱隱約約，就如宮闕一般。心下雖有幾分驚疑，卻見這等齊齊整整，便也不甚駭怕。遂信步往前觀看，走不上五七十步，只見兩個青衣童子，對面迎來說道：「麻將軍，如何此時才來？偃王等候多時了。」麻叔謀著驚道：「仙童何以知我姓氏？」二童子笑道：「當朝貴人，如何不知。」麻叔謀又驚又喜，遂跟定童子，向前走來。過了一道石橋，便望見門樓。不多時，早到了宮前。只見殿閣巍峨，十分弘麗。怎見得：但見：

朱門隱隱，紫闕沉沉。琉璃瓦耀日輝星，玳瑁梁衝雲壓漢，香飄合殿九重深，煙鎖飛甍千丈起。巍然煥然，錦繡模糊；莊如肅如，珠璣錯落。眾思擁陸，分明乃天子宸居；金馬當門，果然是帝王宮闕。

麻叔謀隨了二童子，直到殿前。童子說道：「將軍稍待，容進去通報。」童子去不多時，只見正殿許多侍衛簇擁著一位貴人出來。那貴人頭戴著一頂通天玄冠，身穿著一件大紅袞服，垂纓佩玉，明明是一個王侯氣象。麻叔謀望見，知是偃王，忙倒身下拜。偃王也答半禮。拜罷，偃王傳旨叫賜座。麻叔謀道：「大王在上，微臣焉敢坐！」偃王道：「有事相托，請坐了好講。」左右隨取過一顆錦墩，放在旁邊，麻叔謀依旨坐了。偃王說道：「寡人不幸，這所陵寢實當河道之中。將軍奉旨開河，其權在手，若能為寡人保全，實山嶽之大幸也。」麻叔謀欲要承應，恐怕迂曲了河道，日後難回旨意；欲要不允，又恐怕像宋襄公一般，發起怒來，討個沒趣。

正沉吟未及答，偃王又說道：「將軍不必躊躇，寡人也不虛勞將軍，若肯保全，當以一至寶相酬。」隨傳旨叫取寶來，送與將軍。只見左右將一個四四方方的朱紅盒子拿到麻叔謀面前，麻叔謀打開一看，卻是一方玉印。上面刻著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八個篆字，乃是帝王傳國受命之寶也。麻叔謀接寶在手，因說道：「大王聖諭，非臣不遵，但恐得罪於當今皇上。今既蒙大王再三吩咐，微臣雖死，亦當竭力保全。但只是這顆玉璽，乃帝王傳國之寶，小臣何以克當。」偃王道：「此寶非輕易可得，必有天下者，方才能遇，今日送與將軍，將軍可好好收藏，日後自有應驗。」麻叔謀大喜道：「小臣能常保富貴，已為僥倖，如何敢有他望？」偃王道：「將軍雖不望，然此乃天數，決不能逃。當再三保借，此刀刀之兆也。」麻叔謀道：「微臣愚蠢，不知刀刀是何緣故？」偃王道：「此乃天機，安可說破？將軍但準備受用，明歲自然便知。」麻叔謀滿心歡喜，忙拜謝受了玉璽，就要辭出。偃王道：「將軍公冗在身，不敢久留，但所托墳墓，萬望保全。」麻叔謀道：「大王請放心，小臣回去，即叫丁夫照舊築完。偃王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將軍之德多矣。」仍復叫兩個童子送將出來。

才走到廊下，只見許多官吏在那裡造冊籍。麻叔謀問童子道：「這些人造什麼冊籍，這等慌忙？」童子答道：「造的是天下盜賊的冊籍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方今天下太平，哪有盜賊，要造冊籍？」童子道：「數日之前，上帝有旨道：『新天子五年後當立，先要著盜賊群起殺戮一番，然後大定。故要造冊籍以便稽查。』」麻叔謀既得了國寶，又聽見說新天子五年後當立，心下暗暗歡喜道：「莫非我有天子之分？」遂走進廊房，將那些造成的冊籍，拿起來一看。只見上面一處一處寫得甚是分明。上寫著：

楊玄感起兵於黎陽；

翟讓起兵於瓦崗寨；

劉元進起兵於晉安，僭稱皇帝；

劉武周起兵於山後；

林士弘起兵於豫章；

朱粲起兵於南陽，僭號楚帝；

汪華起兵於新安；

羅藝據守於幽州；

李子通起兵於海陵，僭號楚王；

高開道據守於北平；

張長懸據守於五原；

邵江海起兵於岐州，僭號新平王；

周洸據守於上洛；

楊士林居守於山南；

徐圓朗據守於兗州；

薛舉起兵於金城，僭號西秦霸王；

楊仲達據守於豫州；

張善相據守於伊汝；

王要漢據守於汴州；
郭子和起兵於榆林，僭號永樂王；
王德仁起兵於鄴，僭號太公；
李義滿據守於平陵；
綦公順據守於青萊；
竇建德起兵於河間，僭號長樂王；
淳於難佔據於文登；
徐師順佔據於任城；
蔣弘度佔據於東海；
王須拔起兵於定恒，僭號漫天王；
杜伏威起兵於淮南，僭號吳王；
王薄據守於齊郡；
蔣善合佔據於鄆州；
李密起兵於洛陽，僭號魏公；
左才相起兵於齊郡，僭號博山公；
田留安據守於章丘；
張青持據守於濟北；
臧君相據守於海州；
馮盎據守於高羅，僭號總管；
梁師都據守於朔方，僭號大丞相；
殷恭邃據守於舒州；
周法明據守於永安；
苗海潮據守於永嘉；
孟海公佔據於曹州，號錄事；
周文舉據守於淮陽，號柳葉軍；
梅知岩據守於宣城；
鄧文進據守於廣州俚酋；
楊世略據守於循潮；
冉安昌據守於巴東；
寧長真據守於鬱林；
蕭銑據守於巴陵。

麻叔謀看了，大驚道：「如何有許多盜賊？」眾官吏說道：「這才幾個，還有許多，未曾造完。」麻叔謀還要再看，二童子說道：「天色晚了，不宜耽擱。」麻叔謀只得依了童子走出。不期才走到門前，忽然一陣陰風撲面捲起，只見陰風中有無數小孩子的鬼魂，一齊擁來說道：「麻叔謀哪裡去？還我命來！」麻叔謀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。這正是：

奸人不畏天，殺人當兒戲。
狹路上相逢，卻從何處避？